

岑春煊年譜一卷

民國 賴義輝編民國十九年鉛印《嶺南學

民國十九年鉛印《嶺南學報》本

岑參年譜

賴義輝

小引

在唐代詩人中，岑參固然不是第一流的作家，而我對於他——也許是偶然的——却早已發生了不少的興趣。當我在初等小學讀書的時候，就熟讀了他的白雪歌。當然，還不會欣賞那“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更無論那“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了。如今經過了十多年，而我却不會忘記。有時還讀他的作品，此篇之作大概是爲着這個原故罷。

未入本題之前，我不能不感激陳受穎教授的幫助。要不是他的指導，恐怕此篇沒有作成的希望罷。此外，因爲書本不夠，曾向容發烈教授借來不少。這是我應該謝謝他的。

此篇參攷書籍不多，而同時自己對於攷證的經驗又少；武斷，疏忽之處恐怕比忠實，謹慎的地方多罷。希望讀者指正。

岑參傳

岑參是南陽人。他的曾祖父，祖父，伯父都做過大官；但爲着犯罪的原故，到他的時候却中落了。他是一個刻苦的孩子，九歲時就能做文章了。十五歲，他走到嵩山，雖然去隱逸，恐怕實際上是想從此而交結多少的朋友：一則可以由朋友的情面將來做事可以互相倚託；二則隱逸不獨可以讀書，而且是當時一種很趨時的生活。在這裡一共浸淫了五年，然後走到科場裡角逐。經了好幾年，才于天寶三載(744)

登進士第。可是不見得有什麼大作為。他的感舊賦序云，

“參相門子；五歲讀書，九歲屬文，十五隱於嵩，二十歲賦哭下。嘗自謂曰：雲霧坐致，青紫俯拾。金盞裘散，蹇而無成。豈命之過歟？國家六葉，吾門三相矣。……今王道休明，噫！世業猶替；猶欽若前德，將施後人。參年三十（747）未及一命。昔一何榮矣！今一何悴矣！”（註一）

後來他卒之得了官，但他云：

“三十始一命，宦情都欲闌。
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
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園。
祇緣五斗米，孤負一漁竿”（註二）

這題所講與感舊賦的序顯然是個思想上的衝突。一方面欲繼續五宗的光榮，欲維持生活，則不能不做官；而他方面一旦做了官，則不能不犧牲自己的自由而“孤負一漁竿”了。這兩種衝突的思想，卒之為後者所勝。從此一直到他死的時候，幾乎全部在仕途裡找生活。

他去西域的時候，大概亦在三十歲左右。在西域雖則為着做官，而他的詩的藝術却非常發達。其中的理由，也許是環境新鮮的關係。環境新鮮，一則對於他的文學領域增大了，二則氣候變遷的激烈使他的思想容易受刺激；三則廣闊無垠的沙漠，影響他的詩有渾雄的氣魄；四則特別自然界的現象，在中國不容易見的如火山，沙漠等使他作品裡“奇”的表現更加明顯。有了這四種的影響，我們幾乎可以說，成立了他作品的特別風格。

他走到西域，最能令他注意的大概是沙漠罷。他的日沒賀延磧作云：

“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

惟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註三）

咏火山的詩，在中國文學絕不多見，他有經火山詩云

“火山今始見，突兀蒲昌東。

赤焰燒崩雲，炎氣蒸塞空。

不知陰陽炭，何獨燃此中？

我來嚴冬時，山下多炎風。

人馬盡汗流，孰知造化功？”（註四）

他的熱海行雖然是送別之作，而用力描寫的地方卻還在熱海方面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糞。

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鯨魚長且肥。

岸傍青草常不歇，空中白雲遙旋滅。

蒸沙灑石燃崩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陰火潛燒天地爐，何事偏燃西一隅？

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夕陽海邊落。

桓台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爲之薄，”（註五）

關於他描寫戰爭的作品，最好的似乎是走馬川行。（註六）

“君不見，走馬川行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台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慄，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在這時期中，他的戰爭作品雖然很多，而沒有一首是反對戰爭的。

只見他說：

“亞相對王甘苦辛，誓將報主靜邊塵。

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註四）

那裡有如高適所說的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呢？又天寶六載（747）高仙芝、封常清等破小勃律國時，曾大敗吐蕃兵十萬于婆勒城。他作了六章凱歌獻給封常清云，

“漢將承恩西破戎，捷書先奏未央宮。

天子預開宴駕待，詎今誰歎武師功？”

“官軍西出過樓蘭，營幕傍藹月窟寒。

蒲海曉霜凝馬尾，忽山夜雪撲旌竿。

“鳴笳疊鼓擁迴車，破國平蓋昔未聞。

丈夫鈞印迎邊月，大將龍哀掣海雲。

“日落隄門鼓角鳴，千群面縛出蓋城。

洗兵魚海雲迎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蕃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

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

“暮雨旌旗濕未乾，胡煙白草日光寒。

昨夜將軍連曉戰，蕃軍只見空馬鞍。”（註八）

六首，首首都寫得非常痛快，難道是他的本心說話嗎？也許是有的。你看他的登北庭北樓呈幕中諸公云；

“上將新破胡，西郊絕煙埃。

邊城寂無事，撫劍空徘徊。

幸得趨幕中，托身副群才。

早知安邊計，未盡平生懷。”（廿九）

也許有人以為封常清是由戰功出身的武人，對於戰爭當然有一種嗜好，而他岑參，時時以戰爭的作品獻給他，莫非想討封常清的好感嗎？不錯，不過我們要知道，封常清不獨是個武人而同時亦是一個文人。舊唐書她的本傳云：

“開元末會稽奚部落背叛……玄宗敕靈察逐擊之。靈察使仙芝以兵，……達奚行遠，人馬皆疲，斬殺略盡。常清於幕中潛作捷書具言大進泉運賊形勢，克獲謀略事類精密，仙芝所欲言，無不周悉。仙芝軍還……判官劉暉，獨孤城等逆問之曰：‘前者捷書，誰之所作？’副大使幕下，何得有如此人？”仙芝曰：‘即仙芝僕人封常清也。’（廿十一）

据此，我們不獨可以知封常清能做很好的文章，而且亦可以知西域的地方知書識字的人很少，不然劉暉，獨孤城等不宜因封常清的一篇捷書而詫異起來；可知岑參獻詩封常清不單是得他的好感了。

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叛；唐朝的天下幾乎傾覆下去。干戈足足騷擾了八九年，國家元氣，於是乎衰敗到極點。在這時期中，戰爭區域是在中國最富庶的地方，所殺的人民是當代很優秀的份子，換句話說，當時所有的破壞都向中國當時最精采的地方去；較諸西域的一勝一敗的輕重實不啻有天淵之別。轟轟烈烈的開元，天寶（712—755）的黃金時代不能不告絕，而繼以苦悶的文學。

和時代一樣，岑參把他四十歲以前的思想漸漸變化而成立一個比較昔時嚴重的人生觀。他，現在，曉得什麼是切身的問題了。他，現在，曉得戰爭是一種慘酷的行動了。也知道一個人，對於似乎不相關的政局，到不能容忍之時，而不能大聲疾呼的了。而同時他的詩亦含

有傷感和諷刺的色采。

天寶十四載 (755) 十二月洛陽破，次年六月潼關失守，長安又破。於是兩京皆陷，玄宗奔蜀，肅宗即位於靈武。明年 (757) 肅宗在蜀，岑參從西域走到行在，作了二首行軍詩云：

“吾竊悲此生，四十幸未老。
 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
 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
 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
 我皇在行軍，兵馬日浩浩。
 胡雛尚未滅，諸將悉在討。
 昨聞咸陽敗，殺戮盡如掃。
 積屍若丘山，流血漲灤窟。
 干戈廢鄉國，豺虎滿城堡。
 村落皆無人，蕭然空桑棗。
 儒生有長策，無處豁懷抱。

(繫兩句)

塊然傷時人，舉首哭蒼昊。(註十二)

試把這首詩和未亂前所作之戰爭詩，其不同之處截然如出諸兩個人的手。可知這次大亂影響他的作風，不是徒然的說話。第二首頗為積極：

“早知逢世亂，少小設讀書。
 悔不學彎弓，向東射狂胡。
 偶從諫官列，謬向丹墀趨。
 未能匡吾君，虛作一丈夫。
 撫劍傷世路，哀歌泣良圖。

功業今已遲，覽鏡悲白髮。

平生抱忠義，不敢私微軀。”(註十二)

同時他有一首短短的五絕，雖則無前者的 Sentimental，而較為蘊蓄。這首詩叫做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是時長安仍未收復，故有此作。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

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註十三)

至德二年(757)恢復兩京，他回長安。乾元元年(758)九節度使的兵，潰于相州。同年九月洛陽復陷。明年(759)四月被出為饒州長史；大概是爲着言論太過不顧忌罷。然而他並不因此次挫折而對於朝廷保持誠懇。運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寄王同州云；

胡寇尙未盡，大軍填關門。

旗旌遍草木，兵馬如雲屯。

聖朝正用武，諸將皆承恩。

不見征戰功，但聞歌吹喧。

儒生有長策，閉口不敢言。

昨從關東來，思與故人論。

何爲廟廊器，至今居外譚？

黃霸亭淹留，蒼生望騰騫。”(註十四)

大約廣德二年(764)他回長安做太子中允的官。明年(765)入蜀，却爲崔旰的亂所阻，不得已返長安。大曆元年爲(766)他爲杜鴻漸的幕府再入西川。次年杜鴻漸歸朝，奏崔旰爲西川節度使。崔旰的部下却跋扈起來，想擁護崔旰，脫離中央的關係。他，於是乎，作招蜀客歸刺諷當時的人。可惜這篇已經佚去，此間不能引出。

大曆二年(767)他爲嘉州刺史。在這時候，大概公事不多，所以

時常他走到嘉州附近的名勝去遊覽。登嘉州凌雲寺作云，

“寺出飛鳥外，青峯戴朱樓。
 搏壁躋半空，喜得登上頭。
 殆知宇宙闊，下看三江流。
 天晴見峨眉，如向波上浮。
 迴野燿景豁，陰森棕相稠。
 願制區中緣，永絕塵外遊。
 回風吹虎穴，片雨當龍湫。
 僧房雲濛濛，夏月寒飈颼。
 回舍游近郭，寥落見遠州。
 勝槩無端倪，天宮可淹留。
 一官詎足道，欲去令人愁。”（註十五）

他想做和尚或道士，當然不是現在才說的。他，三十歲時曾說，

“無由謁天階，却欲歸滄浪。”（註十六）

寄青城龍溪吳道人云：

“久欲謝微祿，誓將歸大乘。
 願聞開土說，庶以心相應。”（註十七）

秋夜宿僊遊寺南涼堂呈識道人云：

“願謝區中緣，永作金人宮。”（註十八）

自潘陵尖遠少室居止秋夕憑眺云：

“况本無官情，誓將依道風。”（註十九）

與高適，薛稷同登慈恩寺云：

“誓將掛冠去，覺道資無窮。”（註十五）

登千福寺楚金禪師法華院多寶塔云：

“庶割區中祿，脫身恒在茲”（註九）

題華嚴寺環公禪房云：

“生事在雲山，誰能復爲東？”（註二十）

運關使院懷王七季友云：

“無心願微祿，有意任獨往。

不負林中期，終當出塵網。”（註十七）

上嘉州青衣山中峯題惠淨上人幽居云：

“君子滿天朝，老夫遺滄浪。

况值藍山遠，抽簪歸法王。”（註十七）

東阿發遣爲至泥溪舟中作云：

“吾當海上去，且學乘槎翁”（註二十一）

下外江舟中懷終南舊居云：

“頃來厭塵網，安得有隱骨。

巖室歸去來，公卿是何物？”（註二十二）

自三十歲至五十餘歲說做道士，做和尚，已說了許多而沒有一次是很澈底做成的。其中的原故：一則是他一時太過高興的說話；二則他做官失敗時一種無聊解悶的說話。可知他不是有真心去做和尚的，即使有也不過是暫時的罷。你看他三十歲以來，幾乎無時不做官，那裡能做釋迦的門徒呢？

大曆三載崔旰入朝。瀘州刺史楊子琳乘着這個機會舉兵襲破成都。蜀中大亂。後來雖然崔旰把成都恢復過來，而盜賊却未能平定下去。不幸的他却又碰着這個時候罷嘉州刺史東歸，走到戎州的地方就不能前進了。他有一首詩云：

“南州林莽深，亡命聚其間。

殺人無昏曉，屍積填江海。
 餓虎銜弱髀，饑鳥啄心肝。
 腥羶灘草死，血流江水殷。
 夜雨風蕭蕭，鬼哭連楚山。
 三江行人絕，萬里無征船。
 唯有白鳥飛，空見秋月圓。

• • • • •

明主每憂人，節使恒在邊。
 兵革方禦寇，爾惡胡不悛？
 吾竊悲爾徒，此生安得全？”（註二十三）

因此，他不能不在蜀暫寓。豈料明年（790）竟客死于此地呢？大概在貞元中（791—99），他的詩文才被他的兒子，即社確編次出來。

註一	全唐文	351:5	（初印本）
註二	叢刊本岑嘉州詩	1:31	
註三	同 上	6:1	
註四	同 上	1:33	
註五	同 上	2:2	
註六	同 上	2:3	
註七	同 上	2:4	<u>翰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u>
註八	同 上	7:1	<u>獻封大夫破播仙奴歌</u> <u>文學</u>
註九	同 上	1:22	
註十	同 上	3:3	<u>北庭作</u>
註十一	<u>唐 唐 書</u>	104:4	（浙江書局刊本）
註十二	叢刊本岑嘉州詩	1:35—36	
註十四	同 上	1:11	
註十五	同 上	1:21	
註十六	同 上	1:13	
註十七	同 上	1:12	
註十八	同 上	1:17	
註十九	同 上	1:20	
註二十	同 上	1:24	
註二十一	同 上	1:31	
註二十二	同 上	1:32	
註二十三	同 上	1:34	

岑參生卒年及壽年攷

他的生年各書都不說，據他的行軍詩 吾憐悲此生，四十幸未老。一朝逢世亂，終日不自保。胡兵奪長安，宮殿生野草；傷心五陵樹，不見二京道。我皇在行軍，兵馬日浩浩。胡雖尚未滅，諸將恐征討。昨門咸陽敗，殺戮盡如掃。……（註二）這是安祿山造反，兩京——洛陽，長安——陷落了寫真。洛陽於天寶十四載（755）十二月攻取；次年（756）六月哥舒翰敗於靈寶，潼關失守，玄宗只好奔蜀。於是安祿山還據有長安的地方。（註一）好在，後來於至德二年（757）九十月間都把兩京恢復過來，大局才能漸漸的安定下去。這急速的軍政交代，行軍詩裏便顯露著他的脫稿的時期：是即他應作於至德元年（756）六月以後，至德二年十月以前。據詩題的註云：時處從在靈州”（註二）定於至德二年（757）二月在靈州（註三）那末此詩應作於757年了。這年作詩而云“四十幸未老”則岑參約生于開元六年，西歷718年。

他的卒年唐才子傳沒有說及（註四）文獻通考只云“杜鴻漸表置幕府，爲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終於蜀”。（註五）杜的序對於他在蜀的記載有：

“副元帥相國杜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爲幕府。無幾使罷，寓居於蜀。時西川節度使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蜀外少康，可以庇躬，無暇向關。公乃著招蜀客歸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佞邪之計。有識者感嘆，姦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印。……”（註六）

然則序裏所指的“西川節度使”是誰呢？欲解答此問題，我們最

好先看看杜鴻漸的傳：

“永泰元年(765)十月劍南行軍司馬崔旰殺節度使郭英乂，據成都，自稱留後。鄆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興兵討旰，西蜀大亂。明年(766)二月命鴻漸以宰相兼充山劍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以平蜀亂。……時西戎寇邊，關中多事。鴻漸孤軍陷敵，兵威不振。代宗不獲已，仍以旰爲劍南西川行軍司馬，柏貞節爲鄆州刺史，楊子琳爲瀘州刺史各罷兵。大歷二年(767)詔以旰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召鴻漸還。”(註七)

由此可知杜鴻漸帶兵入蜀，是想解決崔旰的；但所得結果恰恰相反，不但崔旰不能消滅而反叫他做節度使，這是什麼原故呢？當然是爲着“西戎寇邊，關中多事”朝廷不能不把西川的局面暫時敷衍下去。杜確序裡有“西川節度使因亂受職，本非朝旨”的話，也是爲着這個原故。而同時序中所指的西川節度使亦爲崔旰其人。

崔旰于大歷二年(767)七月爲西川節度使至大歷三年四月始入朝(註八)則其招蜀客歸爲這兩年間之作，而同時大歷二年的時候他實未曾死去。

他的阻戎瀘州群盜詩，自註云“戊申歲余罷官東歸；屬斷江路時，淹泊戎州作” (註九) 戊申歲卽大歷三年。大歷三年(768)所作詩而云“空見秋月圓”則他全歸之日宜展至這年秋後了。

杜確序云“播惠澤於梁益，暢皇風於岷。旋慘有日，犯侯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註廿二)據此，我們不獨知岑參卒於大歷三年(768)秋後，而且又知他死於西川。唐詩紀事亦云，“寓於蜀。中原多故；卒死於蜀”(註廿三)可知岑參的寓居當在大歷三年(768)秋後的事。

岑參留蜀寓於蜀，然不能久住。一方面，他在西川悶得很，時時都想走開，所以他說：

“客厭巴南地，鄉鄰望北天。

• • • • •
 舟行未可住，乘日且須牽。”（註廿四）

又巴南舟中思陸渾別妻詩，

“瀘水南州遠，巴山北客稀。
 巖重猿亂起，溪急等閒飛。
 鏡裡愁衰髮，舟中換旅衣。
 夢魂知道處，無夜不先歸。”（註廿六）

又巴南舟中夜書事云，

“見感思鄉信，門猿積淚痕。
 孤舟萬里夜，秋月不堪論。”（註廿四）

他方面，岑參之所以留蜀，是爲着盜賊阻塞河道的原故。一旦河道交通恢復，他就束裝東歸了。舊唐書云。

“大曆三年（768）五月……戊辰以劍南西川節度使崔旰檢校工部尚書改名寧。寧爲柏茂林，楊子琳所攻。寧旣入蜀，子琳乘虛襲據成都府……七月壬申崔寧弟寬攻旰，子琳收復成都府”（註廿七）

崔寧傳亦載云，初寧入朝留弟寬守成都。澶州楊子琳乘以精騎數千突入成都據城守之。寬屢戰力屈。子琳威聲頗盛。寧妾任氏冠偉果幹。乃出其家財十萬，募勇士。信宿得千人。設隊伍將校，手自磨兵，以儆子琳。子琳懼。城中糧盡乃拔城自潰”（註卅一）

因爲年月相近的原故，岑參作阻戎澶間羣盜所指的事，當是楊子琳七月兵敗時，盜賊蜂起的情境。但自此之後數年間，西川不見兵災

(註廿九) 而崔暹傳亦云：「暹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強。」(註卅) 叛亂如遠州刺史畢子琳亦於大曆四年二月改爲陝州刺史(註卅八)。據此則，西川即不能于大曆三年七月後平靜亦能于次年(709)把秩序恢復過來。而同時，厭處西川的岑參亦可以於此年離開蜀地了。今杜題序仍謂其死于蜀，豈不是暗示，他死日在交通未恢復——大曆三年七月後或四年——之時。又據西蜀旅舍春歎寄新中故人呈秋評事(註二)有春天的描寫，則岑參全歸之日宜不在大曆三年(708)而在大曆四年(709)。

杜確於貞元十五年(799)十二月丁酉爲河中尹，河中，絳州觀察使(註卅二)。柳宗元爲涼夏聊祭杜確文題爲爲京兆祭杜河中文(註卅三)，可知杜確實卒於河中尹的官，是即卒於799年。因貞元十六(800)爲河中尹者已別有他人(註卅四)，由此觀之，杜的岑嘉詩集序最遲亦必作於貞元十五年(799)。序云“嗚呼不祿，歲月途遠，殆三十年”(註卅二)。可知杜確作序時，岑參死去已近三十年了。由作序最遲的年，貞元十五年(799)逆數至卒年大曆四年(709)共得三十年；與“殆三十年”所差甚微。此無異予以卒年爲大曆四年(709)一種更具體的證據。

他 與 杜 甫 的 關 係

在開元，天寶年間(713-755)的詩人杜甫是中心人物之一。當時詩人如李白，高適等都和他發生很密切的關係。與他們一樣，岑參也和杜甫友善。杜甫的漢陵行云：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漢陵”(註十)

當然，沒有同一的嗜好，他必不和岑參兄弟不辭勞苦的來到漢陵逛逛了。漢陵的風景：

“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南黑；
半鼓已南純浸山，動影窈窕沖融闕；
船披暝夏雲際寺，水面月出藍田關。”

這篇以“奇”來描寫送鼓而同時又謂“岑參兄弟皆好奇，可知他們對於自然界的欣賞是同走一路的。這當然，對於藝術方面他們有了共鳴。至若對於友情方面，由共亦可以看出多少。這“好奇”乃岑參的性格，這是杜甫不客氣的。以這不客氣的態度對待岑參，豈不是證明他和岑參有了好久的友誼嗎？

有一年的重陽節，杜甫在長安。他本想去找岑參的，可是不湊巧連天的秋雨把所有的路都淋壞了，他悶的不得了，寄詩給岑參：

“出門復入門，兩腳但如舊；
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
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
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註十一）

飲食沒有準則本來很細碎的事，而他却說給岑參聽。

後來岑參走到西域去做官。他們別了好多年。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作反後，他們始在鳳翔行在相見。岑參贈他的詩云：

“一騎步趨丹雘，分曹限紫微。
曉隨天仗入，暮惹御香歸。
白髮悲花落，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註十二）

杜甫的答贈云：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
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

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蕊紅。

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註十三）

此外杜甫還寫了一章薦他的狀說他“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註十四）由此可知，他們離離別了好幾年，而兩方面的交情仍然一樣的濃厚。

可是這次的聚會為期很短。不久杜甫因救房琯的事就被貶為華州掾。杜甫的一首詩序云“至德二載（757）甫自京金光門出間道歸鳳翔。乾元初（758）從左拾遺移華州掾與親故別。因出門有悲往事”（註十四）按乾元二年岑參始出為虢州長史（註十五），則此則他們見面不過年餘的時候；乾元元年（758）就各散東西了。

自這一別杜甫的遭遇非常悲苦，河南方面安祿山，史思明的實力還未消滅。九節度的兵又于乾元元年（758）潰於相州。將材如郭子儀也不免於退守洛陽。當時局面實在很難樂觀。所以在他的垂老別有很悽涼的寫真。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
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
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
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

對於社會既然有“人情所不能忍”的寫真，而對於他自己本身亦

不見得有什麼如意的事。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

歲拾橡栗隨狙公，天寒日暮山谷裏。

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皸皮肉死。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註十六）

這種人類不能忍受的遭遇中，他在他的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旆州岑二十七長史參詩，對岑參說。

“故人何寂寞，今我獨淒涼。”（註十四）

後來，杜甫走到四川去。離他的朋友的所在雖然很遠，他卻一點都不會忘記；所以在他的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云：

“若逢岑與范，爲報各衰年。”（註十七）

在四川，他住了好幾年；住的非常厭煩。也許是爲着四川地方不很安定罷。於是她離開成都，走到雲安那裏去。當時岑參也做了嘉州刺史，杜甫寄詩給他：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註十八）

從九日寄岑參詩（註十一）起，至寄岑嘉州詩止，杜甫與他發生朋友的關係最少有二十年（註十九）而這一世紀中，詩句裡所表現的感情都非常濃厚。要不是彼此都是忘形之交，當然不會有這樣的感情。

說了一篇似乎沒有相干的話。現在我要講到與岑參卒年有關係的記載了。杜甫的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序云，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真記存歿，又六七年矣。老疾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

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使君超先在，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歷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註十九)

大歷五年之作，而云“海內忘形故人”獨有兩人生存的。據以上所攷，岑參亦為他的忘形交。為什麼他不提及呢？豈不是岑參那時已登了鬼籍的明證嗎？

也許有人以為杜甫一時遺忘或者生存的莫逆交不只兩個。欲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不攷他寄詩給岑參最遲的年月。

據寄岑嘉州詩的“贈子雲安雙鯉魚”(註十八)此詩是從雲安寄來的。杜甫居雲安在去夔州之前；移居夔州郭詩的“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滎柳別，江與放船清”為證。(註十八)。他的親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註二十)。序云“大歷二年(767)十月十九日夔州府別認元持宅見蕩穎李十二娘舞劍器。”由此可知這首最遲亦作於大歷二年(767)

又云“不見故人十年餘”(註十八)“十年餘”的意義與“十餘年”不同，“十餘年”是由十一年至十九年的不確定數目。“十年餘”是“十年又幾個月的意思。明白了這一層：則大歷二年前十年或十一年間，他們都在分離的時候。按乾元元年(758)杜甫被貶為華州掾，次年岑參出為虢州長史(註廿一)；自乾元元年(758)分手下推大歷二年(767)共得十年與定義合。由此更可進一步而指明寄岑嘉州詩大概為大歷二年(767)之作。

由此觀之，大歷二年(767)的時候，岑參的影子仍然徘徊於杜甫腦中。大歷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去大歷二年(767)最多不過兩年零二十一日，杜甫雖善忘亦不致如是的不合心理學的通例。

且岑參和高適曾被杜甫看作同一的人物。所以他以同一的詩，寄

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分寄給他們，同一的批評，“高岑殊緩步，沈並得同行，意氣關飛動，篇終接混茫。舉天悲富路，近代惜盧王”批評他們。(註十四)其理由，從一方面，固然是因為他對於他們兩人的感情有同一的濃厚；從他方面亦因為他們相類的原故，不能不令杜甫發生聯想(Analogical)——是即想及高適的時候，就聯想及岑參，反之也是一樣；明白了這種心理學的作用，則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註十九)的時候，他的心目有岑參其人已是有很大的可能性了，何況尙不止此呢：

* * * * *

講了大半篇說話，現在對於他的卒年，可以下個結論了。即是他似宜卒於大曆四年(769)春以後，大曆五年(770)正月二十一日以前。但後者只有二十一日。要是岑參死於這二十一日中，則杜甫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詩時，對於他的回憶還新，當然不會發生枝節。不然岑參仍舊生存，則不但與前所考“岑參宜死於大曆四年(769)”發生衝突；而且杜甫亦不應於大曆五年(770)說他的“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瑒與昭州使君超先在”(註十九)兩人而已。明白了這一層，則岑參卒年在大曆四年(769)。大概可以相信的了。

由卒年上溯生年開元六年(718)則其年壽約有五十二歲。

註一唐書39; 1 (浙江書局刊本)

註二唐書31 (汲古閣岑參詩。以笈均作五。)

註三唐書3; 5

註四佚存唐書，三缺，唐一子傳3; 1 (商務印書館影印本)

註五唐書附錄

註六全唐文5; 1 (初印本)

註七唐書108; 7

註八唐書11; 15

- 註九舊唐書1; 35
 註十全唐詩8; 4(同文石印本)
 註十一全唐詩8; 3
 註十二舊唐書3; 5
 註十三全唐詩8; 50
 註十四全唐詩8; 53
 註十五舊唐書1; 37
 註十六全唐詩8; 15
 註十七全唐詩8; 63
 註十八全唐詩8; 72
 註十九全唐詩8; 41
 註二十全唐詩8; 33
 註廿一全唐詩8; 1; 37
 註廿二全唐文150; 15.
 孫星衍的千律詩12卷; 初唐文苑12; 16
 註廿三唐詩紀事23; 16(叢刊本)
 註廿四舊唐書3; 9
 註廿五全唐詩7: 40
 註廿六舊唐書3: 13
 註廿七舊唐書11; 17
 註廿八舊唐書11: 18
 註廿九舊唐書11: 17—23
 註三十舊唐書117; 4
 註卅一舊唐書117; 6
 註卅二舊唐書 13; 20
 註卅三全唐文193; 15
 註卅四舊唐書 13; 21

岑參年譜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718	玄宗開元六年戊午 是年生。	壹歲 賈至生	吐蕃乞和
719	玄宗開元七年己未	貳歲	徙宋王憲為奉王
720	玄宗開元八年庚申	參歲	宋勤，蘇頲罷
721	玄宗開元九年辛酉	肆歲 崔祐甫生 元行冲上書曰， 凡四萬餘卷。	姚崇，劉子玄卒 。造新曆。
722	玄宗開元十年壬戌 他的或寓賦序云， “五歲讀書。”(註一)	伍歲 五歲讀	始募兵充宿衛。
723	玄宗開元十一年癸亥	陸歲 元結，韓滉生。	置麗正書院。 始置長從宿衛。
724	玄宗開元十二年甲子	七歲	廢皇后王氏。 內侍楊思勳為大將軍。
725	玄宗開元十三年乙丑	八歲	封秦山。
726	玄宗開元十四年丙寅 成龜賦云“九歲屬文。” (註一)	九歲 嚴迪，儲光義， 崔國輔，恭母潛 及進士第。	命張說修開元 曆。
727	玄宗開元十五年丁卯	拾歲 李嶷，王昌齡， 常建，杜顥及進 士第。	盜殺河西節度使 王君奭。
728	玄宗開元十六年	拾一歲	行開元大衍曆
729	玄宗開元十七年己巳	拾貳歲 姚南仲，常袞生	以帝生日為千秋節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730	玄宗開元十八年庚午 拾叁歲	臨翰、崔損、薛稷、王維、薛稷及進士第、明元知貢舉	薛稷先年死罪二十四人
731	玄宗開元十九年辛未 拾肆歲	王維、薛稷及進士第、翰、王昌齡、學空詞科。	王毛仲有罪賜死。
732	玄宗開元貳拾年壬申 拾伍歲 感舊賦云“十五隱於嵩陽” (註一)		信安王諱大破奚李丹
733	玄宗開元廿一年癸酉 拾陸歲	徐敬、劉巨卿、元德秀、元仲英及進士第。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使治海。
734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甲戌拾七歲	李翊，關防，張茂之，顏真卿，杜尚及進士第、李瑒、稷諫，韓洩中博學宏詞科。	以李林甫為同三品
735	玄宗開元廿三年乙亥 拾捌歲	賈至、李頎、蕭穎士、李華、柳芳、李容、張曙、張南、楊極、張暹及進士第、杜甫赴京兆貢舉不第	冊壽王妃楊氏為太真。
736	玄宗開元廿四年丙子 十九歲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737	玄宗開元廿五年丁丑 貳拾歲 感舊賦云“二十獻書闕下” (註一)又賦云“弱冠干於王侯”。(註二)從這年廿歲起至二十歲止，他的生活都運用于出人長安洛陽之間。所以他說“承從東山，獻書西周；出入二郡，蹉跎十秋。”(註六)		宋璟卒。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738	玄宗開元廿六年戊寅 廿一歲	崔曙及進士第	立忠王瑛為太子。州縣里皆置學。
739	玄宗開元廿七年己卯 廿二歲		追諡孔子為文宣王。
740	玄宗開元廿八年庚辰 廿三歲	王昌齡遊襄陽。 孟浩然，張翥卒。	張九齡卒。
741	玄宗開元廿九年辛巳 廿四歲		是時政教所被三百二十一州。
742	玄宗天寶元年壬午 廿五歲	崔明允，顏真卿 中文詞秀逸科	追崇老子為玄元皇帝，享於新廟
743	玄宗天寶貳年癸未 廿六歲 敬嗣杜華淇上見贈，兼呈 熊耀云：憶昨癸未歲，吾兄自 江東。得君江湖詩，骨氣凌謝 公。此詩當作于此年以後。 (註三)	劉單，邱爲，張 謂及進士第。 李華中博學宏詞 科。	
744	玄宗天寶叁載甲申 廿七歲 及進士第。杜確序云“天 寶三載進士高第。”(註四)	獨孤及生。 趙岳，楊賁及進 士第。 賀知章卒。 李白供奉翰林。	改年曰載
745	玄宗天寶四載乙酉 廿八歲	殷寅，李岑，趙 鏗及第。	以楊太真為貴妃。
746	玄宗天寶五載丙戌 廿九歲 至大梁却寄匡城主人云： 一從棄魚釣，十載干明主； 無由謁天階，却欲歸滄浪” (註五)據感舊賦所云“二十載 書闕下”及“弱冠干於王侯” (註二)下推“十載，”則此詩 爲此年之作。		貶韋堅，皇甫惟明。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747	<p>玄宗天寶六載丁亥 三十歲</p> <p>感舊賦云：參年三十未及一命<small>(註一)</small>可知此篇作于今年。</p> <p>初授官題高冠草堂云：三十始一命，宦清都欲閑。自憐無舊業，不敢恥微官。澗水吞樵路，山花醉藥欄。祇緣五斗米，孤負一漁竿。<small>(註七)</small>據此，則他被授官當在作感舊賦之後春天的事。所授的官以乎是：右內率府兵曹參軍<small>(註四)</small></p> <p>銀山嶺西節云：銀山峽口風似箭，鐵門關西月如練。…丈夫三十未富貴，安能終身守筆硯。…這裡所云的銀山峽，鐵門關都是西域的地方。可知這年，他已走到西域的地方了。杜確的序說他“充安西節度判官”<small>(註四)</small>大概是在這年。按封常清傳云：高仙芝于天寶六年…十二月…代夫蒙靈晉為安西節度使<small>(註十三)</small>而他亦有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small>(註十四)</small>高仙芝于天寶九載為開府儀同三司，故詩題云云<small>(註二十二)</small>可知他所佐的為高仙芝幕，而同時他為判官最早且在此年。</p> <p>嶺中作云：走馬西來欲到天，離家見月雨回圓<small>(註九)</small></p>	<p>包佶及第，李暹卒。</p>	<p>詔徵天下士無一舉者，高仙芝破小勃律國。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p>
743	<p>玄宗天寶七載戊子 三十一歲</p> <p>使交河郡云：奉使按胡俗，平明發輪台。暮投交河城…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回。鐵門控天崖，萬里何遼哉！天寶六載破小勃律<small>(註十三)</small>故昨者新破胡云</p>	<p>包何，李嘉祐，李栖筠及第。</p>	<p>以貴妃諸姊為國夫人。</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云。又詩題下註云“都在火山東脚，其地苦熱，無雨雪，獻封大夫”（註十六）封大夫，是封常清。他於天寶六載從高仙芝破小勃律，有功授朝散大夫。所云“昨者新破胡，安西兵馬肥”就是指破小勃律的事。</p> <p>獻封大夫破播仙歌六章（註十八）云：“蒼龍遙見漢家營，滿谷連山遍哭聲。萬箭千刀一夜殺，平明流血浸空城”；“千詳面縛出蕃城”（註十九）。李嗣業傳對此事亦有同樣的記載：“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兩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國河……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死者十八……至款律禽其王平之”（註二十）。据此，則此篇大概為今年之作。</p> <p>寄宇文判官（註廿）云“西行殊未已，東望何時還？……二年領公事，兩度過陽關”可知此詩最早作于此年。</p>		
749	<p>玄宗天寶八載己丑 三十二歲</p>	<p>張九皋薦高適舉有道科</p>	<p>殺趙奉璋</p>
750	<p>玄宗天寶九載庚寅 三十三歲</p> <p>輸台歌奉封大夫出師西征（註廿一）詩一首。按是年高仙芝將兵討石國，平之。（註二十二）据此，則此詩宜作于出師西征之時。且封常清于天寶六載破勃律後，始為朝散大夫，可知此詩實為討石國</p>		<p>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而作。 <u>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u>註二十三之“…<u>輪台</u>九月風夜吼…<u>匈奴</u>草黃馬正肥，<u>金山</u>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與<u>輪台歌奉封大夫出師西征之</u>“<u>輪台</u>城頭夜吹角，<u>輪台</u>城北旄頭落。羽書昨夜過<u>渠黎</u>，<u>單于</u>已在<u>金山</u>西”（註二十一）同詠一事，亦當作于此年。 武或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詩一首。高仙芝傳云“九載將兵討石國平之。…其拔入朝拜開府議同三司”（註廿二） 北庭西效候封大夫受降回軍獻上（註廿四）云“胡地首舊美，<u>輪台</u>征馬肥。大夫討<u>匈奴</u>，前月西出師。兵甲未得戰，降虜來如歸”</p>		
751	<p>玄宗天寶十載辛卯 三十四歲</p>	<p>孟效生。 錢起及第。 杜甫年四十，進大禮賦，待詔集書院</p>	<p>為<u>安祿山</u>起第於親仁坊</p>
752	<p>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 卅五歲 是年在<u>長安</u>，有送薛播羅第歸<u>河東</u>詩一首：登科記考引<u>五百家</u>韓註云，薛播，天寶十一年登第”（註十五）</p>		<p>李林甫死，以<u>楊國忠</u>為右相。</p>
753	<p>玄宗天寶十二載癸巳 卅六歲 送顏平原序云“十二年春有<u>詔</u>補尚書十數公為郡守。上觀賦詩……<u>龍</u>錢加等。參美公是行為<u>龍</u>別章句。”（註十五）按岑參生時，年號之有十二年者，有<u>開元</u>和<u>天寶</u>。</p>	<p>衛次公，<u>梁肅</u>，<u>楊儂</u>，<u>鮑防</u>，<u>皇甫曾</u>，<u>張繼</u>登第。</p>	<p>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p>

公 曆	本 人 事 畧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州詩一首(註六十三)</p> <p>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云： “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開。”(註卅三)</p> <p>行軍雪後月夜宴王鄉家詩一首(註三十四)</p> <p>被杜甫等薦于肅宗，謂其 “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早立，時輩所仰。”(註卅五)</p> <p>末署“至德二載六月十二”(註卅五)</p> <p>寄左省杜拾遺詩一首(註卅六)</p> <p>杜拾遺即杜甫。他於今年拜左拾遺(註卅五)</p> <p>杜甫的答贈，有奉答岑參補闕見贈(註七十五)可知那時岑參已做補闕的官。</p>		
758	<p>肅宗乾元元年(庚辰)四十一歲杜甫作石壕吏，送裴判官自賊中再歸河陽乘去別，無家別。</p> <p>幕府云“東郊未解圍，忠義似君稀。誤落胡塵裡，能持漢節歸”(註三十七)是年九月洛陽陷。副元帥李光弼守河陽(註卅八)此詩大概作于此年。</p> <p>秋夕讀書秋幽與獻兵部李侍郎云“年紀蹉跎四十強”(註四十五)。“四十強”就是“四十餘”的意思。今年爲此首詩最早作成之年。</p> <p>省中即事詩一首(註六)</p> <p>和嗣部王員外雪後早朝即事詩一首(註六十四)</p> <p>奉和中書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詩一首(註六十四)</p> <p>西掖省即事詩一首(註六十四)</p> <p>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詩一首(註六十五)</p>		<p>三月壬申相州行營鄧子儀等與史思明戰。王師不利。九節度兵潰。子儀斷陽橋，以餘眾守東京。九月庚寅史思明陷洛陽。</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750	<p>肅宗乾元元年己亥 四十二歲</p> <p>潼關鎮國軍句覆使院早春 寄王同州詩一首(註三十九) 舊唐書云：至德之後，中原用兵，遂有防禦團練制，沿之各要衝；大部皆有節度之類。潼關防禦鎮國軍使(註四十)其一也。又據乾元二年從英帥節度使，領潼關防禦軍鎮守等使，治陝(註廿六)，則此詩應作于此年後。</p> <p>佐郡思舊遊序云 己亥春三月參自蒲關，轉起居舍人夏四月署饒州長史。(註四十二)</p> <p>初至西鏡官舍南池呈左右省及南宮諸故人云：西宮自西掖，待罪竄下場(註四十三)</p> <p>又據前一首詩的內容，則出關經華岳寺訪法華雲公的‘謫宦忽東走，千程苦相仍’(註四十三) 性質與前者相同，宜為今年之作。</p> <p>饒中歸次西甄判官詩一首(註四十七)</p> <p>饒州送天平何丞入京市馬詩一首(註四十八)</p> <p>饒州郡齋南池幽興園二侍御道別詩一首(註四十六)</p> <p>饒州南池候嚴中丞不至詩一首(註四十九)</p> <p>據以上兩首 南池 俱在饒州 則喜華陰王少府使到南池宴集詩(註四十九) 與郡齋南池招判官詩，最早皆宜作于此年</p> <p>饒州酬辛侍御見贈詩一首(註五十一)</p>	<p>權德輿生</p> <p>王維死</p>	<p>史思明殺安慶緒。</p>

公 曆	本 人 事 畧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p>號州西亭陪端公宴集詩一首(註五十二)</p> <p>號州臥疾喜劉判官相過水亭詩一首(註五十二)。又六月十三日水亭送華陰王少府還縣(註五十三)似亦同時之作。</p> <p>題號州西樓詩一首(註五十四)</p> <p>早秋與諸子登號州西亭觀眺詩一首(註五十三)</p> <p>暮春號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詩一首(註五十五)</p> <p>衛節度赤驃馬歌云 九十三 “憶昨看君朝未央，鳴珂踏蓋滿路香。始知邊將真富貴，可憐人馬相輝光。待君東去掃胡塵，爲君一日行千里。”</p> <p>按衛伯玉“天寶中仗劍之安西以邊功累遷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與師靖難。伯玉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乾元二年十月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註五十七)據乾元二年斷伯玉始爲節度使，則此詩最早宜作於此年。</p>		
760	<p>肅宗上元元年庚子 四十三歲</p>	<p>杜甫入蜀。</p>	<p>李輔國遷玄宗於西內。</p>
761	<p>肅宗上元二年辛丑 四十四歲</p> <p>號州送鄭興宗弟歸扶風別廬云“佐郡已三載”(註三十九)從759年至此年已經三載了。</p> <p>杜甫有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號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註七十五)高適傳云：</p>		<p>李弼破賊</p> <p>史朝義殺史思明</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出爲蜀州刺史遷彭州梓州副使段子璋反…適率州兵從西川節度使崔光遠攻子璋斬之。…乃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註七十四)据此高適爲彭州刺史宜在爲節度使之前，是卽此年之前。(註六十七)</p>		
762	<p>代宗寶應元年壬寅 四十五歲</p>	<p>李白卒。李陽冰編李白詩集。</p>	<p>十月壬申王師次洛陽北郊。甲戌戰于橫水，賊大敗，俘斬六萬計。史朝義奔冀州。乙亥，韋王奏收東京，河陽，汴，鄭，滑，相，魏等州。於是河北悉平。范陽尹李懷仙斬史朝義。</p>
763	<p>代宗廣德元年癸卯 四十六歲</p> <p>送江陵泉少府赴任便呈衛伯玉詩一首(註五十六)是年衛伯玉拜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等使”(註五十七)詩題所云之衛荆州當是衛伯玉。</p> <p>暮秋會嚴京兆後廳竹齋詩云“能將吏部鏡，照取寸心看”(註六十八)是年十月壬辰以“京兆尹兼吏部侍郎嚴武爲黃門侍郎”(註六十九)可知此詩爲本年十月以前之作。</p>	<p>柳宗元生。</p> <p>嚴武奏杜道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元結選集。</p>	<p>十月吐蕃入寇，代宗如峽。旋郭子儀擊破之。十二月丁亥發陝郡還京。</p>
764	<p>代宗廣德元年甲辰 四十七歲</p> <p>是歲李光弼弟光進爲太子太保，兼御史大夫，涼國公，渭北節度使(註五十八)故送李太保充渭北節度云“詔出未央宮，登垣近總戎。上</p>		<p>李光弼，張縉卒。嚴武大破吐蕃。宦者魚朝恩用事。</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公周太保，副相漢司空。弓抱關西月，旗翻渭北風。兄弟皆許國，天地荷成功。” (註五十九)</p> <p>送嚴黃門拜御史大夫再鎮蜀川兼覲省詩一首嚴黃門即嚴武。他于廣德元年(763)十月為黃門侍郎(註六十)高適傳云“代宗即位，吐蕃陷隴右漸傾京畿。適練兵於蜀臨吐蕃南境以牽制之。師出無功而松，維等州尋為蕃兵所陷。代宗以黃門侍郎嚴武代。”(註六十一)据此，可知嚴武再鎮蜀川當在松維等州陷落之後。松維等州陷落于廣德元年十二月丁酉(註六十)所以此詩之作宜在此年。</p> <p>送許員外江外常平倉詩一首(註三十二)按是年第五琦奏諸道置常平倉，許之。(註十一)</p>		
765	<p>代宗永泰元年乙巳 四十八歲 送郭僕射節制劍南詩一首(註七十)郭英乂于“廣德元年…拜右僕射，封定襄郡王”(註七十一)是年嚴武卒(註六十二)“以英乂代之，兼成都尹，充劍南節度使”(註七十一)</p> <p>翻成少尹駱谷見行呈詩(註四十七)云“…何幸承命日，得與夫子俱。携手出華省，逕遠赴長途。五馬當路嘶，按節投蜀都”据此，可知岑參於今年始與成少尹入蜀。怎樣知道呢？獨孤及的送成都成少尹赴蜀序云“歲次乙巳，定襄王英乂出鎮庸蜀，</p>	<p>高適，嚴武卒 合孤楚，斐度 生。</p>	<p>吐蕃數十萬衆寇邠州，京師戒嚴。平盧帥為其下所逐。藩鎮不奉朝命。</p>

公 曆 本 人 事 畧 同 時 文 人 同 時 大 事

謀亞尹。余曰。左司郎成公可。朝受命而夕撰日，十一月癸巳出軍。(註七十二)

漢川山行呈成少尹詩一首(註卅六)

與鮮于庶子自梓州成都少尹自襄城同行至利道中作詩一首(註卅三)

早上五盤嶺詩云。此行為知己。不覺蜀道難。(註卅九)似亦為同時之作。

766 宗代大曆元年丙午 四十九歲
杜確序云。副元帥相國吐公鴻。授公毅方郎中，兼侍御使，列為幕府。(註四)是年命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杜鴻漸兼成都尹，持節充山南西道，劍南，東川等道副元帥，仍充劍南西川節度使。(註七十八)可知他佐杜鴻漸的幕是在今年的事。

奉和杜相公初夏發京城作詩一首。据此則去年他和成少尹入蜀，似乎未達目的地就返京了。為什麼呢？去年他們出發去蜀的時候，正值郭英又被霍寧所殺之時，蜀中政局既然這般紛亂，他們走去，當然是凶多吉少。所以不能不回京城來。

奉和相公發益昌詩云。相國臨戎別帝京，旌旄持節遠橫行。朝登劍閣雲隨馬，夜渡巴江雨洗兵。山花萬朶迎征蓋，川柳千條拂去旌。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註五十五)

章員外家花樹歌詩一首(註八十) 據獨狐及之同岑郎中，

貶顏真卿。使轉運使，治天下財賦。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屯田韋員外花樹歌<small>註八十</small> <small>三</small>，則此詩宜作于此時。 入蜀門作，寄杜，楊二郎 中，時二公並為杜元帥判官 詩一首。<small>（註七十九）</small> 范公叢竹歌序云：職方郎 中，兼侍御史，范公適於陝 西使院內種竹；新製叢竹詩 以見示，美范公之清致雅操， 遂為歌以和之。<small>（註八十）</small> 文公講堂詩云“文公不可 見，空使蜀人傳”<small>（註八十三）</small> 萬里橋詩云“成都與維揚， 相去萬里地。……楚客過此 橋，東看盡垂淚。”<small>（註八十四）</small> 石犀詩云“江水初瀉涸， 蜀人幾為魚。向無爾石犀， 安得有邑居？”<small>（註八十四）</small> 龍女詞詩云“龍女何處來 來時乘風雨，……蜀人覓新 恩，捧酒仍擊鼓”<small>（註八十四）</small> 過王判官西津所居詩云 潛移隄山石，暗引巴江流 <small>（註八十五）</small> 秋夕聽羅山人彈三峽流泉 詩一首 戎昱的贈岑郎中詩云“童 年未解讀書時，誦得郎中數 首詩。四海煙塵猶隔澗，十 年魂夢每相隨。雖披雲霧逢 迎疾，已恨趨風拜德遲。天 下無人曉詩句，不尋詩伯重 尋誰？”<small>（註八十六）</small></p>		
767	<p>代宗大曆貳年丁未 五十歲 杜甫的寄岑嘉州詩云“不 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 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 意出守江城居。外江三峽且 相接，斗酒新詩終日殊。”</p>	<p>奈夏御，韋正卿， 杜確高郵舉茂才 異行科。</p>	<p>吐蕃寇靈州，進 寇邠州，京師戒 嚴。郭子儀破 之。</p>

公曆	本人事畧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眼前所寄還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註八十七）</p> <p>下外江舟中懷終南舊居詩一首（註八十八）</p> <p>赴<u>建</u>爲經<u>龍閣</u>道詩一首（註八十八）<u>建</u>爲即<u>嘉州</u>。地理志云，‘<u>隋</u>眉山郡，<u>武德</u>元年改爲<u>嘉州</u>…<u>上元</u>元年（760）以<u>戎州</u>之<u>建</u>爲<u>來屬</u>。<u>天寶</u>元年（742）改爲<u>建</u>爲郡。<u>乾元</u>元年（758）復爲<u>嘉州</u>’（註八十九）</p> <p>初至<u>建</u>爲作詩一首（註九十）</p> <p>赴<u>嘉州</u>過<u>城固</u>縣尋<u>永安</u>超禪師房詩一首（註九十五）</p> <p>上<u>嘉州</u>青衣中峯題<u>惠淨</u>上人幽居寄<u>兵部</u>揚郎中詩一首（註九十一）</p> <p>登<u>嘉州</u>凌雲寺作詩一首（註九十二）</p> <p><u>郡</u>寄望江山詩云“客路東連<u>楚</u>，人煙北接<u>巴</u>”（註六十八）似亦今年之作。</p> <p>招<u>蜀</u>客歸原文已不可見。據<u>杜</u>確序云“時<u>西川</u>節度因亂受<u>魏</u>，本非朝旨。其部亂之內，文武衣冠，相會<u>阿</u>謀，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故，劍外少康，可以庇躬，無暇向關。公乃著招<u>蜀</u>客歸一篇”（註四）又據以前所攷，“<u>西川</u>節度”即<u>崔</u>寧；寧於<u>大曆</u>二年爲節度使。（註六十二）可知此詩爲今年之作。</p>		
768	<p>代宗<u>大曆</u>三年<u>戊申</u> 五十一歲</p> <p>阻我<u>澧</u>間群盜詩，自注云“<u>戊申</u>歲余罷官東歸<u>蜀</u>斷江路時淹泊<u>戎州</u>作”（註七十九）</p> <p>青山峽口泊舟懷狄侍御詩</p>	韓愈生。	<p>八月吐蕃十萬寇<u>邠州</u>京師戒嚴。</p> <p><u>邠</u>寧節度使<u>馬</u>瑒破吐蕃于<u>邠州</u>。</p>

公曆	本人事略	同時文人	同時大事
	<p>云“往來巴山道，三見秋草彫”（註三十九）</p> <p>東歸留題太常徐御草堂詩云“…忽作萬里別，東歸三峽長。”（註八十五）</p> <p>東歸發楚為至泥溪舟中作詩一首（註七十三）</p> <p>巴南舟夜書事詩云“見鴈思鄉信，聞猿帶淚痕。孤舟萬里夜，秋月不堪論。”（註九十一）</p> <p>晚發五翁詩云“客厭巴南地，鄉關劍北天…芋菜藏山運，蘆花雜浦田。舟行未可往，乘月且須索。”（註九十）</p> <p>巴南舟中思陸渾別業詩云“灑水南州遠，巴山北客稀……鏡裡愁容髮，舟中換春衣。夢魂知憶處，無夜不先歸。”（註九十三）</p>		
769	<p>代宗大曆四年己酉 五十二歲</p> <p>西蜀旅舍春歎寄朝中故人第。</p> <p>呈狄評事詩云“春與人相乖，柳青頭轉白”（註卅一）按去年秋他始罷官，寓居，可知此詩宜為今年之作。</p> <p>是年卒。</p>	<p>李益、冷朝陽及子儀徙鎮鄂州。</p>	

- 註一全唐文353:5(刻印本)
- 註二全唐文353:9
- 註三叢刊本岑嘉州詩1:15
- 註四全唐文159:11
- 註五岑嘉州詩1:13
- 註六全唐文353:6-7
- 註七岑嘉州詩3:31
- 註八同上2:12
- 註九同上7:4
- 註十新唐書138:1(圖書集成本)

- 註十一舊唐書11:6(浙江書局刊本)
- 註十二舊唐書104:2高仙芝傳
- 註十三舊唐書104:1封常清傳
- 註十四岑嘉州詩1:3
- 註十五同上1:9
- 註十六同上1:13
- 註十七同上7:1
- 註十八同上7:1
- 註十九南齊書，登科考9:25
- 註二十岑嘉州詩3:27
- 註廿一同上2:3

- 註廿二舊唐書101:3高祖追尊
- 註廿四峽州詩1:17
- 註廿六新唐書61:1
- 註廿八峽州詩2:9
- 註廿九全唐詩7:51-52
- 註三十峽州詩3:1
- 註卅一同 上3:15
- 註卅二同 上3:22
- 註卅三同 上3:1
- 註卅四同 上3:29
- 註卅五中唐詩：張敬甫集：杜工部集20:5
- 註卅六峽州詩3:5
- 註卅七同 上3:15
- 註卅八峽州詩1:17
- 註卅九峽州詩1:11
- 註四十峽州詩2:4
- 註四十一峽州詩1:12
- 註四十二同 上3:17
- 註四十三峽州詩1:23
- 註四十四同 上3:14
- 註四十五同 上3:3
- 註四十六同 上3:6
- 註四十七同 上3:15
- 註四十八同 上3:2
- 註四十九同 上3:7
- 註五十同 上3:16
- 註五十一同 上3:27
- 註五十二同 上3:30
- 註五十三同 上3:2
- 註五十四同 上3:31
- 註五十五峽州詩5:2
- 註五十六峽州詩3:23
- 註五十七舊唐書115:4
- 註五十八舊唐書110:7
- 註五十九峽州詩3:11
- 註六十舊唐書11:6
- 註六十一舊唐書111:11
- 註六十二舊唐書117:4
- 註六十三峽州詩3:21
- 註六十四同 上5:1
- 註六十五同 上5:3
- 註六十七舊唐書111:2
- 舊唐書10:4
- 註六十八峽州詩3:29
- 註六十九舊唐書115:1-5
- 註七十峽州詩1:1
- 註七十一舊唐書117:2
- 註七十二全唐文30:13
- 註七十三峽州詩3:29又3:3
- 註七十四舊唐書111:1-11
- 註七十五全唐詩8:70
- 註七十八舊唐書11:12
- 註七十九峽州詩1:34
- 註八十同 上3:15
- 註八十一同 上3:1
- 註八十二全唐詩3:5
- 註八十三峽州詩1:29
- 註八十四同 上3:39
- 註八十五同 上3:25
- 註八十六全唐詩2:29
- 註八十七同 上3:72
- 註八十八峽州詩1:32
- 註八十九舊唐書11:11
- 註九十峽州詩3:9
- 註九十一同 上3:19
- 註九十二同 上3:21
- 註九十三同 上3:13
- 註九十四舊唐書11:11
- 註九十五舊唐書11:15又11:18
- 註九十六舊唐書11:15
- 註九十七燕京學報第四期:550。 陳垣的史學舉例。

